

悠悠少年情

姚船

客居人語

又一個大雪早晨。我正在窗際望雪。雪花亂舞的混沌世界，電話鈴聲。聽聲音馬上就知道一位舊同學從國內打來的。我問他，在深圳嗎？他說，在汕頭了。汕頭是我們故鄉，他幾乎每年年底都和太太回去探親訪友。此時，正按傳統與幾位要好的舊同學連同太太們一起歡聚聚會，互相問候，互祝健康快樂。想像手機在他們手裡傳來傳去，充滿歡聲笑語的熱鬧情景，恍似自己也圍坐在圓桌旁，顛得外脆內嫩的潮州綠格，鮮甜又有彈性的潮州魚丸，那香氣，那獨特味道，伴着濃濃的鄉音鄉情，直沁我的心坎。

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。我們這一群兄弟般的好友，正是結識在十一、二歲踏進中學校園的時候。同在一個教室聆聽老師講課，都喜歡在足球場奔跑，同樣懷著遠大理想，高中畢業後分赴外地繼續求學，卻又因緣際遇陸續回故鄉城市工作，又一起編織少年時萌發的友情和夢。流水般，一眨眼已過了一個甲子。這群少年郎，都成了老耄老人，有的又到他鄉，有的浪跡異國，但情誼已深埋心中，地域不成障礙，像地窖的酒，越老越醇香。

同學情可貴。尤其少年同學，真誠純樸，像山澗溪流，清澈透亮；像天空飄下的雪花，潔白無瑕。誰想到某某以後會當官，得巴結？誰想到某某將來會發財，要靠近？在那時的我們眼中，簡直是天方夜譚。大家互看讀書成績，向頂尖的學習；課外會寫會畫能歌善舞的，更令人羨慕。一個無憂無慮快樂的集體。參加工作後，同在一個城市工作，保持聯繫，往來頻密。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，沒有酒吧卡拉OK，沒有手機電腦，物質貧乏，大家在晚飯後騎着自行車互相串門，一毛錢一小包的家樂在紫砂壺反覆沖泡，工夫茶伴着聊不完的話題直至深夜。誰有難題來人獻策，誰有困難協力解決。於我這個單身獨居的小青年，那幾位舊同學的家就好像我的家，讓我體會到家的氣味和溫暖。

可貴同學情。當年我離開故土移居加拿大，他們想辦法在中旅社租了一輛中巴，大家熱熱鬧鬧把我送到機場。登機前一刻，我回頭望着空蕩蕩的停機坪，一排人正在簡陋的候機樓外遠遠向我揮手。那情，那景，一直嵌在我的腦海中。當我第一次回國，他們一群人又在機場開口默默等待，見面時緊握雙手，充滿興奮熾熱的眼神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整整相隔了二十個寒暑，大家臉上都見老，可心裡依然充滿純真的友情。也正是這淨潔親切的情誼，三十多年來像一股有力的紐帶，把我和故園緊緊連在一起。

這些年，中國經歷了巨大變化。門戶開放，不少人嚮往西方，名牌用品、化妝品，留學、旅遊成了時尚，但從未有一位舊同學因自己，或為子女，要求我予以幫助。我曾多次詢問，需要寄點什麼？答案都一樣，現在國內什麼都有，不必費心。反而我經常有事要他們幫忙。如轉寄匯款到鄉下，代購圖書、茶葉，甚至國內報刊發給我的稿費，也要他們代收。那年我和內子回去，正是幾位舊同學聞訊作了周詳計劃，把我們安置在其中一人家中住宿，每天用車接送探親訪友，陪伴遊覽新舊勝境，無拘無束，真摯坦誠，真使人有回家的感覺。返加後，我還不時收到他們寄來的一些關於汕頭的剪報，老街、老風俗的回憶，新城、新風貌的展示，讓我這個海外游子，仍時時感受到故鄉激烈跳動的脈搏。

我常向兒子媳婦談及我和舊同學的故事，他們聽得有趣，往往讚嘆道，Good Friends, Good Brothers! 他們可能不大理解，而我卻想讓年輕一代知道，在這個講求自我、追求金錢的社會，仍有着難能可貴的東西：純潔的友情。在大洋彼岸那片他們不熟悉的土地上，有父輩深深的愛，也有我們深深的根。

悠悠少年情，一直在我心中流淌……

沒完沒了廣場舞

長春

文化什錦

文

有人說，放伴奏帶跳廣場舞，是違背人情？我記得，當年酒駕剛被定性為違法時，也有不少人提出，中國人吃飯喝酒屬於人之常情，而且越收越緊。現在開車不喝酒，喝酒不開車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。酒駕要判刑、要坐牢也沒人質疑了。關於在公共場合禁煙的法規剛出爐時，也有人以不合情理為由反對。如今大家也逐漸習慣了公共場合禁煙。酒駕害人害己，噪音損人利己，性質沒什麼區別。因此，遭遇了噪音騷擾、報警、向城管或環保部門投訴，都屬天經地義。

又一個大雪早晨。我正在窗際望雪。雪花亂舞的混沌世界，電話鈴聲。聽聲音馬上就知道一位舊同學從國內打來的。我問他，在深圳嗎？他說，在汕頭了。汕頭是我們故鄉，他幾乎每年年底都和太太回去探親訪友。此時，正按傳統與幾位要好的舊同學連同太太們一起歡聚聚會，互相問候，互祝健康快樂。想像手機在他們手裡傳來傳去，充滿歡聲笑語的熱鬧情景，恍似自己也圍坐在圓桌旁，顛得外脆內嫩的潮州綠格，鮮甜又有彈性的潮州魚丸，那香氣，那獨特味道，伴着濃濃的鄉音鄉情，直沁我的心坎。

健康比財富更寶貴

新春感悟 方潤華

如是見

馬

駿馬奔馳、鴻福齊來。馬年到來，謹祝各位讀者龍馬精神、馬到成功！一元復始，新年許願，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健康長壽與發財致富，然而魚與熊掌很難兼得，有時財富增加代價卻往往是健康受損、壽命縮短。

自古以來，延長生命是人類最大的渴望。秦始皇不惜派五百童男童女遠渡東瀛（日本）尋找靈丹妙藥；中國歷代皇帝為延年益壽，誤信道士服食砒霜、硫磺、朱砂，結果反而中毒早亡。傳說中國最長壽的彭祖活了八百多歲；《聖經》中也有提到高壽一百五十、四百多歲的（不知何時計算一年的方法與今日是否不同）；我國古代《養生經》中把八十歲定為下壽、百歲為中壽、上壽為一百二十。科學家按照人類細胞代謝過程推算，人類應有一百二十多歲壽命，但從古至今「長命百歲」的人為數不多。據健力士紀錄，最長壽的「人瑞」活到一百二十五歲；在本港高師謙神父享壽一百一十歲、邵逸夫爵士一百〇七歲仙遊、養和醫院創辦人李樹培醫生一百〇二歲離世。動物界最長壽的是龜，曾發現過二百多歲的龜；最近科學家對兩隻深水螞蟻測試，發現牠們已存活了四百多年，可惜因

人們打開牠的殼而死去。不論是誰也難逃避老病死的規律。

長壽除了先天基因外，後天的醫療、飲食、起居、運動、習慣、嗜好對於壽齡也有加減，中、西醫合璧保健可促進壽齡的增加；環境污染、天災人禍則有削壽的可能。據悉廣西巴馬縣乃「長壽之鄉」，那裡空氣清新，水中富含有益礦物質，百歲老人比例在全國最高。邵爵士介紹自己長壽之道是「勤奮工作、笑口常開、做氣功」。解開長壽的密碼，不外乎是良好生活習慣及恆常運動。

筆者營商近七十年，認識不少地產、金融等各界朋友，發現賺錢越多、職位越高的（尤其是一些炒家、投機者），壽齡、健康與其他專業人士有較大差距，他們壽齡平均不超過八十歲（港男平均壽齡為八十二歲、女為八十六歲）。筆者曾向中、西醫生查詢原因何在？專家指出或與生活緊張、拚搏過度有關。他們白天爭分奪秒賺取金錢，夜間還要聽取歐美財經報道，壓力也越大，還因要晚間應酬，夜生活也隨之增多，也有些人喜歡賭博、酗酒，很容易引起小毛病。年輕時恃身體強壯，不加以警惕，持續拚搏，又不抽時做健康檢查，無形中蘊藏病徵，經過長時間疲勞轟炸，猶如一根網緊的橡皮筋，很容易扯斷，萬一身體

遇到疫症襲擊，恐危及生命，等到醫生忠告要入院醫治，到時醒覺已經遲了。

一般投機者，炒家多有好勝及攀比心態，希望財富、地位、權勢越攀越高，日夜用腦思考，尋求致勝之道，希望只進不退，追求複息增長和其他富人比拚、比較，永不知足，接受挑戰，深謀遠慮夢想攀登高峰，先是香港第一，再而亞洲第一，攀登世界首富，很像秦始皇戰勝六國之後，睥睨群雄，誰知他的霸業竟然不過二代而亡，這個教訓應引以為鑒。雖然財富增長，生活享受一流，但抵償不到情緒對於壽齡、健康的影響，因此可證，金錢未必可以買到健康與長壽。

重閱福布斯（Forbes）雜誌，過往三十年間十大富豪今何在？有些財富暴跌被淘汰出局，榮華富貴如鏡中花、水中月，終究成了幻影。始終健康長壽、家庭和睦、婚姻和諧比之財富、功名更可貴！回睇中國幾千年歷史，其中有十多位財閥、首富、富豪，由於他們樹大招風、財大招賊，或因重臣向皇帝進讒言，遭受清算甚至刑罰、下放；或因新帝繼位剷除財閥、「打老虎」，引致破產。「紅頂商人」胡雪巖由「富可敵國」到家道中落，也不過短短數十年時間。近代歐洲、中東一些國家由於換朝易代，令一些「富豪」遠走他鄉，從國際新聞報道中可以略知原因何在。

為健康着想，提議投機者、炒家及富商，必要時自我反省、檢討，加以糾正，按照本身的年齡、體能、智慧、財力、接班人的才智，當地政經環境、時勢的變化，量力而行，收縮拓展範圍，安享晚年清福，同時不妨成立慈善基金行善積福。筆者於日佔時期受過飢餓、疾病、失學的痛苦，年輕時又為事業拚搏，未能保持強壯的體能，才領悟到健康比財富更寶貴！

春節請裁縫

山鄉春曉

（攝影）方華



天南地北

五六十一年前，浙江海鹽縣的澆浦鎮春節期間有一個不成文的風俗，那就是正月裡請裁縫。

「新年到，新年到，穿新衣，放花炮，……」小孩子最喜歡過年了，雖然五十年前物質匱乏，「新三年，舊三年，縫縫補補又三年」，弟弟妹妹通常要穿哥哥姐姐們穿舊了的衣褲，平常很少能穿到新衣，但是，一般人家大人都會想方設法讓孩子們過年穿新衣。我的外婆就是在大年三十除夕夜，將新衣、新褲、新襪子都擺好在我的床頭，還要分一些糖果糕點讓我自主保管。正月初一早上穿上新衣去拜年。因為當年澆浦的許多人家都有在上海、杭州等地工作的子女（多為男子在外工作，媳婦在家務農，而我的父母都在杭州工作），春節才回家探親。一年一度的春節大團圓，便成為家中老人對子女表達關心和愛心的機會。於是，每年的春節，這些人家幾乎家家都要請裁縫，正月裡反倒成了一個「裁縫月」。所謂請裁縫，是請裁縫上門裁製新衣。早在夏天，母親們便利用上街採買的機會到百貨店觀察、比較，適時選擇自己認為好的布料，扯了備放在那裡。雖然平時較節省，但做母親的一定會把平時兒女們寄回家來的生活費用積攢下來，給子女們每人準備一件或一套新衣。年底前一兩個月就和裁縫師傅約定好上門做衣服的確日子。裁縫師傅就記下來，根據各家的要求安排工作日程。各家初定的日子是根據子女們在家休假的時間來定的，偶有變化，就提前告知師傅們，師傅再和其他人家商量更換日子。

汪蘋

我上小學二年級的那一年，正月初一裁縫師傅就上門來趕製新衣了。一大早，娘舅和舅娘就把兩塊門板架好在長條檯上，用乾淨抹布抹乾淨，準備好燒炭用的炭火、下過水的衣料等。師傅（一師一徒）來後，立馬就劃線的劃線、裁剪的裁剪、翹邊的翹邊、鎖鈕眼的鎖鈕眼，……忙了去了。不到半天工夫，幾件衣褲就成了半成品。因為是手工縫製，他們往往是中午吃了飯喝口水稍事休息，馬上又趕工了。我們家和其他人家一樣，大多是包工不包料，做衣服的材料自家買好，裁縫師傅根據要做的衣服算好工時，一般一家人家做兩天。師傅們吃飯很簡單，中飯一定要配一兩個葷菜，下午要供應一次小點心（包子、餛飩等）。因為裁縫是坐着做活，不用風吹日曬，手工製作，全憑針線是否緊密、平整等，所以，只有手藝好的師傅會帶徒弟，也才有機會春節上門做工；而且，因為所做的衣服都是上海、杭州工作的人穿的，所以裁縫師傅以此為榮，活計做得非常認真仔細，春節不休息趕工是當然的了。因為那年春天我母親要帶我一起隨父親到山西太原生活，所以外婆特意多扯了幾塊布料，給我們每人多做了一套，於是，請了三天的裁縫，縫製了十幾件新衣褲。最後一天趕工到天黑才走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我在結婚前憑票買了台上海牌縫紉機，相比起手縫快捷多了。不會裁剪，是買了上海出售的衣褲紙樣照樣畫葫蘆裁剪，自己動手縫製的衣褲。從中也知道了裁縫工作的辛苦，後來，大家都買成衣，縫紉機也淡出了。不過我還保留著那台為我家做出貢獻的縫紉機（四十年的高壽，至今很少用了）。半個世紀前的春節請裁縫上門做新衣的記憶，早已成爲了我腦海中一道抹不掉的風景線，承載着我對裁縫師傅精湛手藝的讚賞，更有對我外婆、娘舅和舅娘對我們關心愛護的深情厚意的感恩之情。我將銘記終生。

太好了，要不起

潘玉毅

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《太好，不敢愛》，大意是說有時候我們不敢去愛，不是因為對方太差，而是因為對方太好。這讓我想起了有位朋友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太好了，要不起。」

「太好了，要不起」——顯然，這是一個悖論。如果「太好」是不在一起的理由，那麼以後在一起的那位是否是因為「不太好」呢？說穿了，這不過是給自己找的一個台階。就像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裡的綠蒂，她不能接受維特的愛，但又不想失去，便想從自己身邊的女伴中找一個給維特當女朋友，可是找來找去，發現除了自己沒有一個人配得上「她的維特」。兩者的道理是一樣的。

愛情很奇妙。每個人都想找一個對自己好的，但真的遇到了，不見得會珍惜，就像我們

生命的彈性

寧白

人生在

那天在錢塘江邊散步，面對高聳的辦公大樓，我說：以後把你公司開到這裡吧。他掏出布手帕邊擦汗邊回答，我會去找鄉村一安靜地方完成這幾年書，這一輩子，完成這幾年書，比公司賺幾百萬重要。這是我對自己的人生交代。

這是我自己開的公司，年收入有幾十萬。年已六十的他，卻仍步履輕盈，充滿激情。如果全心從商，也能以財富展示自己的價值。但是，他說，公司經營穩定後，要找別人打理，自己用大部分時間寫書。我一直沒問，他為什麼要在生命的黃昏時分，把研究是原本喜歡，還是自己的生活經歷提示了他？

我的一位朋友，蒙難入獄。一無所有的他，卻在牢房裡燃生命之火，下決心研究中庸理學。他看了獄中圖書館所有與中庸相關的古今書籍，託人帶入需查閱的圖書典籍，記下近百萬字筆記，摘錄幾百則在證實。出獄後，他整理他的獄中筆記，看資料的密度，他說自己都要仔細辨認。令他自傲的是，已對中庸之學的歷史形成、中庸文化對中國社會和思想影響的歷史，以及近年來這一學說在華人社區的不同反響，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，形成了可寫四本書的論述框架。內容所涉，遍及社會、經濟、管理、文化、藝術，特別對近幾十年，因案中庸之學所出現的偏頗亂象，有詳實析述。現在，每天早上五點起床，理資料，作筆記，然後去公司上班。

有一次，他的外甥女告訴我，他喜歡與我交流。我應道，因為，我能看到他刻苦研讀中的情懷，並且知道，這展示着一個男人生命的強勁。